

## 白露买房

□黄红卫

半夜,白露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看中一套房子。

自打儿子结婚,白露天天做梦,天天做与房子相关的梦。

儿子结婚前夕,女方就提出买房要求。

白露有房子。白露的房子在一座老日的四合院里头,偏房,二十多平方米,单位分的,由房管所定期收取房租。

老早的时候,那个收房租的李姓家伙,面对白露,小眼睛就会变得贼亮贼亮。一次,那家伙从公文包里掏出相机,要白露摆出姿势拍几张以四合院为背景的照片。

那时白露未下岗,尚在饮服公司早餐店上班,据说食客都是冲白露脸蛋去的,男女比例失调严重。白露不愿摆姿势,那家伙也不丧气,小眼睛愈加贼亮,说可以帮白露一个忙。

白露说:“啥忙?”那家伙说:“有没有想过扩建房子?”白露说:“不敢想,不是私房,怎护?”那家伙说:“可以向空中发展,加层。不然孩子大了怎么办?”

白露没底气答应女方要求。怎么答应,老公先下岗后生病,口袋空空如也。好歹有加层,白露自己动手做油漆,把加层刷了又刷,铺了红毯子贴了红双喜配了电器置了家具。女方看不上,横竖看不上,新婚夜拉儿子去宾馆开房。

尽管如此,白露仍打心底感激那家伙,悄悄带了喜烟喜酒去看望,可惜没遇到人,说是离开房管所发财去了。

这几天,儿子在电话里一遍遍说:“老妈你、包括去世的老爸,都输了个彻底。我的孩子万万不能输!一定要读名牌小学!咱一定要买学区房!”

儿子鸚鵡学舌,主意在女方。像替孙子办户口那会儿,儿子警告称假如一个月内买不上房子,孙子就随女方姓。姓不姓无所谓,倒是咽不下这口气。

白露翻箱倒柜凑家当。那时老公刚走不久,老公不是急病,只走得急,没留下片言只语。老公祖上可算当地望族,历次运动没少抄家。

也算老天开眼,几近绝望的白露终于在偏房一处松动的砖缝里发现个塑料袋套着的包裹。她按捺心跳,小心打开,不是臆测中的折子、现金,而是一堆生了锈的银元,白露数了又数,整整一百块!

白露立即喊来儿子,儿子立

即喊来女方。女方表示必须送古玩市场估价。白露等啊等,实在熬不住了才问儿子,儿子支支吾吾说:“鉴定了,都是假银元。”又补充说:“即便真银元,也换不来一套房子。”

白露不相信。八十年代初,还是少年的老公收拾乡下老宅地时,意外挖到过整坛子银元。那耸立如今的一长溜房子,都是银元的功劳。但是不相信又能怎样?难不成与儿子打官司?

白露从梦境醒来,睡意全消,只等天亮。

银元事件后,白露咬紧牙关盘下一家吃食店,开张五年,生意越做越好,从孤身一人到招兵买马,不凭徐娘半老风姿,凭的是价廉物美实在。

白露先去吃食店,安排完事务后,前往儿子指定的名牌小学辖区,找了家中介。

学区房贵得离谱,每平方米达数万。白露心里嘀咕,阵脚却是从从容容,有吃食店撑腰,首付不成问题。

看了又看,比较又比较,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心情特爽,夸速度堪比高铁。

自弄了吃食店,电话里的儿子孝心泛滥,一会儿要白露注意身体,一会儿说孙子想念奶奶,甚至有意无意提起过银元。白露抿紧嘴巴,不回应。

遵照儿子意思,白露确定了一套性价比比较高的二手房。

房东如约而至,一瘸一拐的样子不似天生,像后天人祸。要不是太阳穴那块褐色胎记,白露无论如何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东倒西歪的二手房房东就是当年神气活现的李姓家伙。那家伙眨眨眼,浑浊的皱纹挤兑得更窄更狭的眼睛,说:“白露……是你白露要买房吗?”

白露松了口气,想其脑袋还算灵光,便招呼:“是不是卖脱旧房换新房?”

那家伙说:“不换啦,移民啦,随儿子去啦。”白露说:“万一回来怎么办?”其实白露更想说儿子靠不住,金窝银窝不如自己草窝。

那家伙像当年扬相机样扬扬手中房产证:“不回来了,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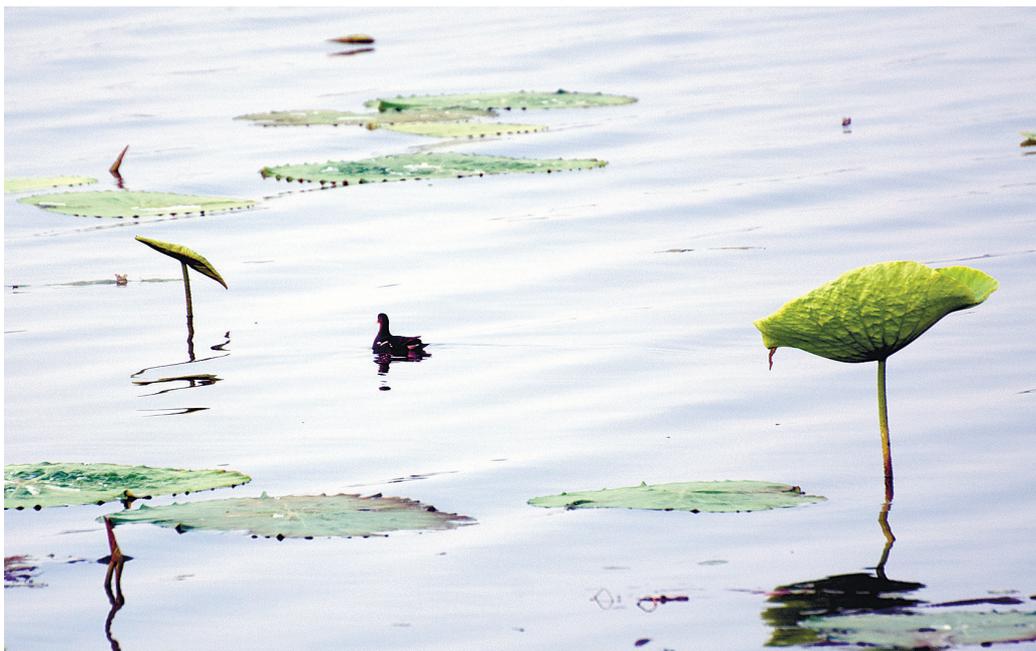
白露还想说点什么,一定要说点什么,这么多年过去,那份感激还在。

因为加层,使她有幸成为房东,要不是源源不断的租金,吃食店能不能开张也是未知数。

白露说:“万一……万一……哪天回来,我把房子还你。”“啥万一,儿子的别墅,阔敞着呢,里里外外能跑马。哪像那些一幢挨一幢放屁都能听见的房子,那种房子也配称别墅?切!”

一声“切”,封了白露的嘴。

精短小说



荷塘野趣 倩儿

## 我文学梦的隐形翅膀

□王蝶飞

初秋的清晨,蔚蓝的天空,飘浮着洁白的云朵,秋色也越来越浓。此刻,我站在南通文联大院,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光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从身边溜走了。庚子年,亦是南通市文联成立70周年,70年的光辉岁月,见证着南通文联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兴盛的显著成就,映照南通文联以人民为中心的不变初心。作家席慕容在《世间的一切都有安排》里写道:“一直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有安排,只是时机没到时,你就不能领会,而到了能够让你领会的那一刹那,就是你的缘分了。”我与南通文联相伴同行30多年,它已经根深蒂固地长在了我的身体里,割掉它,就会流出鲜红的血来。我与它们的缘分注定一生一世的,不可更改!我多么幸福,我依然的南通文联让我的内心充盈快乐!寂静欢喜!

孩提时,我就钟爱文学,在懵懂的心里,深深地藏着一个文学梦,那么轻,在思想的风中跃动。对于这个梦,我一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时能读到一本好书相当不易,幸好我爷爷在城里的人家做木工,时不时带些童话书给我,后来也有了一些名著,我就时常捧着这些书,不管文意,独自一人一个劲地啃着,常常被同伴戏谑为书痴。

我的文学启蒙还得益于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当时我清楚地记得,这位王老师给我们上作文课,他指着他的茶杯对大家说:“你看我的杯子,它被我放在那里,那上面有我的掌温,我的指印、唇印。在早晨的光线里,这会儿它是茶黄色的,在杯口有一道光圈,那是弧形的反射光,它那么安静地待在那里。其实,它也是有生命的,水的热气轻轻地蒸发出来,在晨光里散动着,它是一个等待着你去捧起来,等待着你去喝一口的杯子。”许多年后,我知道我就是在那堂课接受了文学。直到今天,我的脑海里依然保持着王老师当初为我们描述那只杯子的情景,杯子静静地伫立在早晨的窗台上,阳光穿透了它,使它熠熠生辉,那会儿我开始体会到和物体亲近所感受到的巨大愉悦。

真正系统地翻阅名著,是在

我考取大学以后,学校的图书馆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在那里我穿梭于书本的字里行间,感受着作者各种各样的心境,时悲时喜中让心灵穿越一座座险峰奇旅,仿佛与主人公同赴那些灵魂的会晤,畅快而熨帖。走近文学,我可以在仲夏感受张爱玲笔下落花的声音,感受一种对生命的感激之心,感受枝头的花安静温暖地依偎在花托上,一点一点地消瘦,一点一点地憔悴,然后不露痕迹地在冬的萧瑟里随整个季节一块老去。我可以随风飘到余光中的屋檐下,倾听那滴滴冷雨敲打着瓦楞,那细细密密的声音,徐徐吟诵,浅浅低唱,含蓄隐约之中,不知不觉地透出一缕淡淡的乡愁。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毕业分配到南通这座城市,与南通文艺界开始有了接触。最早的一篇散文《走出迷惘的月夜》写于1998年秋天,当时我所在的单位改制,有感而发。当我把手写的稿件装入信封,惶恐地塞进《江海晚报》编辑办公室的门缝,没想到第二个星期竟然发表了!这篇散文后来和《静在同里》一起获得当代最佳散文创作奖。再以后,在南通作协主席的指导和鼓励下,我的创作热情更高了,经常有散文发表于《常州日报》《江海晚报》《南通文艺界》上。并于2003年顺利地加入南通市作家协会,2017年成功加入江苏省作家协会,在南通文联这个大家庭里,我快乐着我的快乐。

一个偶然的时间罅缝里,我相识了诗歌,那些长长短短的句子像琴键一样弹奏出动人的音符。我不由自主地沉浸在诗意的海洋里。读诗、品诗、写诗,所有可以言说和不可言说的心情,所有亦真亦幻亦明亦灭的梦想都在稚拙的诗行里跳动着温暖的火焰。这是生命的火焰,是我深藏在心田里的一枚火种,也许前世就种下了,今生注定在一个偶然的际遇里被点燃。2012年9月新诗《一片莹白的雪》获全球华文新诗大奖赛佳作奖。2013年秋天,我的第一本诗集《紫色的诱惑》由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在这本诗集的《后记》里写道:“这个世界,没有比诗更委婉、细腻的东西。写诗,是一种自我内心经验的瞬间捕捉呈现过程;写诗是一种寄托,寄托了一切的美好和酸楚……”

多年来,我与文字相伴,用我朴素的诗歌,传达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悟。2016年初,我的第二本诗集《紫韵》出版,同年6月,在文联大院

的“文艺之家”成功举办作品座谈会。《紫韵》里的诗歌绝大多数是在《南通日报》《江海晚报》上首发的,有一些诗歌后来刊登在《诗刊》《星星》《扬子江诗刊》《鸭绿江》《诗歌月刊》等杂志上。2015年散文诗《开在手心的花》获“中华情”全国诗歌散文联赛铜奖。这期间,我积极参加南通文联的《五月风》《美丽南通行》等一系列的采风活动,为自己的诗歌创作积累素材。2015年12月组诗《大桥之恋》获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征文比赛“三等奖”。2017年《长江里的爱情》组诗4首获张家港市“桥韵杯”书画作品大赛诗歌三等奖,2018年7月入选《大江飞虹》诗赛作品集;2019年1月组诗《每一眼都是城市的封面》获《扬子晚报》改革开放“我们走过四十年”诗赛优秀奖,同年入选《我们走过40年》诗赛作品精选。2019年《飘渺往事的运河》组诗两首,在品质钟秀运河之声——“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比赛中获二等奖。这些看似微小的成绩背后,都凝聚了南通文联这个大家庭给予我的温暖和力量。

几年前的立春那天,我站在家乡的古护城河——濠河边,望着河畔的杨柳树,我决定用一年的时间,分别为二十四节气写首短诗。结合节气特点,把此时此刻的所见所闻和思想感悟融入其中。于是,每到一个节气,我都会写一首小诗,当写到节气诗《小雪》的时候,一位硬笔书法老师用楷书为我的诗歌写了一幅字,没有想到诗歌用书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让我耳目一新。其实,书法是一门富有生命力的艺术,而不应将它看成是一个仅有文雅姿态和高尚舞姿的美丽雕塑。书法背后所蕴藏的巨大的文化、思想含量和由此呈现出的艺术规律,深深震撼着我。书法因实用而书写,因艺术而流传,因文化而传承。2018年我的第三本诗集《诗言书语》正式出版。

一路前行,感恩有你;一路有你,法喜充盈。感谢南通文联,提供一个这么绝好的平台,让我能自由轻松地畅享愉悦!感谢南通文联,让我走上了一条全新的文学之路;感谢文联,让我在茫茫人海结识无数真诚之人!我深切地感到:是南通文联培养了我,让我的文学梦长出了隐形的翅膀,同时不断传递给我潜意识中来自创作的无穷的信心与力量。有了它的扶植,我的创作会拥有美丽的太阳,有了它的润泽,我所有的梦想都会开花!

灯下漫笔

## 秋天的手指(组诗)

□萧萧

## 静谧的叹息

似乎是远方的丛林  
树木直起腰身的轻叹  
也或许那群山  
垂下了瞌睡的眼皮

在这空旷的季节  
总是听到细微而悠长的声音  
悄然抵入心中  
将喧嚣与怨恨荡开  
安放下巨大、自然的静谧

## 秋雨是个空洞

很静,很细密  
身体像落入很深的洞穴  
潮湿,幽暗  
四壁轰轰地回响

此际,星子的眼泪轻微  
叹息传到海水心里

而我,只在幽室  
扶住大地软绵的腰肢

谁把盖子掀开  
苍寂的雨水,缓慢滴落——  
而草木探出荒凉身子  
旷远的吹拂,正在加速

## 秋的手指

魔术师一般,秋天让世界  
在我们眼前变得衰败而脆弱  
它的手指具有惊人的法力  
揭示着一切繁华的  
最终宿命

绿变黄,葳蕤变枯萎  
鲜艳成沧桑  
而我们守着的热爱的生活  
这时,不会被秋天格外眷顾  
不现出战果和痛悔

紫琅诗会